闽宁之缘

马慧娟

当时间的序幕拉开的时候，任何一个人的命运改变都是和时代同频共振的，而山川大地、乡野村居都是无声的见证者，是人遗留下来的痕迹，是时间给出的正确答案，也是我们一遍遍回想的记忆。

在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季节变幻中，无数黄土堆积出了黄土高原。这里山大沟深，土地贫瘠，散落在大山深处的人也像长在了黄土高原上，一辈接着一辈，一茬接着一茬。固守换来的不是希望，而是一次次的贫瘠和一次次的没指望以及“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”的困境。

“梦想”这个词，在每一个个体的心里都发过芽，也成长了一阵子，但很快就夭折在现实的风吹雨打中，人生存的第一本能是吃饱穿暖，梦想是排在后面的。当吃穿都没有保障的时候，梦想也就没那么重要了，而且，身边一个个人都会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你，大家都是这么过的，你有什么过不下去的？是啊，多少年了，这里就是这个样子，山没变过，川也没变过，人的生活状态也没变过。时间久了，连自己都忘了梦想是什么样子了。

层层黄土，处处干涸，抬眼望去，土地上所有东西都是灰头土脸的，是垂头丧气的。唯一的指望来自高远的天空，乌云密布、电闪雷鸣对于土地上生活的人来说，就是奏响了最动人的交响曲。雨水落下的那一刻，人的眼泪也会落下，这是对雨水的渴望，也是对天空的谢意。连跑在雨里的孩子们，都是撒着欢儿、唱着歌的，没有什么比一场雨更让人心动，也没有什么比一场雨让人如此感性。

贫穷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，但贫穷又是无处不在的存在。如何改变？很长一段时间，都是没有答案的。没有答案，但日子还要继续，继续的过程，就是年好过，月好过，日子难过。日子难过，眼泪就多，上不起学，哭一场；吃不饱肚子，哭一场；穿不起新衣服，哭一场。

哭一场，心里似乎就好一点。哭完了，日子还要继续下去，人的眼泪解决不了眼下的贫瘠，人的眼泪也不会让干涸的黄土变得湿润。但人总是想哭一场。

哭过的人太多了，眼泪是这个地方最不值钱的东西。一句“贫瘠甲天下”，是无数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无数滴眼泪，是无数人无声的叹息和无助。“贫穷”两个字，比几千年堆积起来的黄土层还厚重，比眼前任何一座山都要高——这里是西吉，西海固的西。这里的贫困，在联合国都挂上了名，也让这里被更多的人看见。

被看见和能改变是两个概念，地理地貌是没办法改变的，生活环境是没办法改变的，土地的贫瘠也是没办法改变的。没办法改变的东西太多太多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走出去，离开这片土地，离开这个环境。

新的问题又来了：怎么离开？用什么方式离开？这是一个个家庭、一个个个体，贸然打乱他们的生活状态，带来的必然是新一轮的贫困。这样的贫困绝对不是地区的事情，也不是个体的事情，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情。解决贫困，除了个体的努力，也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力量与扶持。

而所有的改变，也必然依托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地实施。闽宁协作、对口帮扶的政策就这样横空出世。关于地区的改变也就此拉开了序幕，并且从一个点辐射到了很多点，也为解决贫困找到了新的方法——给大家换个新的地方，换个新的生活方式。

新的地方叫闽宁镇，在贺兰山下，一眼望去，辽阔广袤，没有了山的遮挡，人的眼前都亮堂了起来，日子似乎有了新的活法和指望。新的生活就要脱胎换骨，从作息时间、生活习惯、耕种模式到思想观念……都要改变，但离开原有的生活，才是最大的改变，那么多苦都吃了，罪都受了，还有什么不能改变呢？当下的日子再苦，还能苦过以前的日子吗？

新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。一垄垄葡萄舒展着枝条，一片片向日葵迎着太阳微笑，一幢幢新房子装着生活的希望，一群勤劳的人有了梦想。一开始，没有人知道闽宁协作是什么意思，也不知道远在千里的福建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对于大家来说，换了个地方，好像也换了个心情，人没有那么愁得慌了，眼泪也少了，笑容慢慢变多了，想买什么东西也开始有了底气，不怕花钱了，也不怕挣不到钱，过往正在一点点远去。

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，上学了，能吃雪糕了，能买方便面了，也能穿上新衣服了，学校成了村里最气派的房子。改变也一点点地悄然发生。

大家第一次对闽宁协作有概念，应该是村里开始尝试种植菌菇的那一年。当村上号召大家盖大棚、种蘑菇的时候，大家都把这件事情当成笑话，打工多好，旱涝保收、不担责任，日子也能过。种什么蘑菇，那是咱们这个地方能种的东西吗？真的是想一出是一出。

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大家，这件事情不可能，响应者寥寥无几。但大棚还是盖起来了，而且多了几个外地口音的技术人员，说什么根本听不懂，一打听，才知道是福建派来的农技人员指导大家种蘑菇。大家还笑了一场，连个种的人都没有，指导谁去？

两拨人忙着两件事情，一拨忙着打工，一拨忙着大棚，两拨人看着彼此忙，遇上了也相互打个招呼。一个季节很快过去了，打工的这拨人依旧在打工，但种大棚的人却激动万分，他们居然种出了蘑菇，这是这里的土地上从来没有过的物种，这也是搬迁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。就这样跨越山海，在闽宁镇的土地上长出来了。

长出来的不仅仅是蘑菇，还有远高于打工的收入，同时也在打破原有的一些生活经验。原来，以前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无法生长的东西，现在也能生长，而且会长得很好。一部分人听到种蘑菇的收入后开始心动了，他们也想种蘑菇，毕竟，打工和种蘑菇付出的体力是一样的，但收入却截然不同。

想象和实际操作一直都是有误差的，看着别人挣钱和自己去挣钱也是两回事，以前只想着，别人能种出来，我也能；但种了才知道，没有技术，实际的操作就没办法完成。而掌握技术的人，也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了，尽管在语言上有一些差异，但连比划带猜，慢慢地也听得懂对方说什么了。一切都向着新的生活发展，一切也开始变得不一样起来。闽宁协作，也在大家的心里烙下了烙印。

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种蘑菇，也有人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一个时期，福建招工成了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，甚至是年轻人跃跃欲试，相互打听的话题。在各种犹豫之下，还是有人去了，很快寄回来钱，并且还一再地宣传，挺好的，过来吧，工厂环境干净，按时按点上下班，下班了还可以看城市的风景……

远方似乎一下子不远了，远方也开始具体起来、形象起来，而且是那么的可爱可亲。一个人去了，一群人去了，学会了技术，学会了管理，也学会了如何立足，如何成长。宁夏和福建不再是两个遥远的地方，因为人的流动，两个地方开始出现在彼此的地界上，存在于大家的生活中。

“闽宁协作”四个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覆盖的地方也越来越多，以闽宁镇为起点，随处可见。大家看见的是各种的援建和人员交流，是协作之后的发展变化，是一次次的扩大范围。但更多的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发生的变化，和参与其中的人对闽宁协作的感受。

一个个宁夏人去了福建，一个个福建人来了宁夏，有把工厂搬来的，也有来搞职业教育的。在海原职校，每年都会有一个活动，就是评选出优秀的学生代表，带大家坐飞机，让孩子们去福建看海，看外面的世界，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，远方不远，只要努力总能抵达。

在大武口区，一座新的学校拔地而起，以闽江命名，旨在服务更多学子，教授大家一门技术。说起建学校的初衷，校长说，不远千里来建校，是延续两地的协作发展，也是在宁夏看到了更多的期待和希望。更多的福建老师也来到了宁夏，把星辰大海，把逐光前行，把未来种在了孩子们的心中。

以两地地名命名的场所太多了，图书馆、体育馆、工厂。从南到北，从山川到大地，从物质到精神食粮，协作无处不在，温暖也无处不在。拿起一本书是协作，走的一条路也是协作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两地的关联越来越密切，发展也越来越好。

端起一杯红酒，敬岁月变迁。在源石酒庄，三代人的坚守将一片废料场改造成了几千亩的葡萄庄园。是干沙滩变成金沙滩最直观的体现，奋斗从来不是一个虚空的词汇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付出和坚守，是失败了还能再来的勇气和孤勇。当特殊的土地上长出了口感独特的葡萄，红酒的酿造里也就多了一些独特的口感和酣畅，一次次在大赛中俘获品酒师的味蕾，让他们极尽赞美之词，也让贺兰山下的葡萄酒享誉世界，独领风骚。

而梦想，也一遍遍蛊惑着年轻人的心，家乡盛不下溢出的梦想，远方成了最好的选择，走出去，一时蔚然成风。看过繁华三千，再回头，故乡已经不是那个灰头土脸的模样，为家乡做点什么，竟成了心里的执念，回去的声音是那么迫不及待。

离开是为了提升眼界和学习能力，而回来，是用眼界和能力帮助更多的人。时代发展，就要跟上时代，与时代同步。但改变又谈何容易？当笨拙的话语在镜头里慌乱的时候，没有嘲笑和失望，有的只是耐心和鼓励，一遍遍的再来和一次次的不要紧，一个全新的农村妇女出现在镜头里，拿着其他姐妹们做的手工，拿着自己土地上种植的特产，口齿伶俐，落落大方，介绍得头头是道。在这样的助力下，村里有了收入，村里的收入也帮到了更多的人。而对于这些成长了的妇女来说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她们说，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能当主播，自己能直播卖货。

两地的妇联也在密切协作，更多的孤残儿童、留守儿童、留守妇女被关爱，更多的政策福利、关怀服务在落地，相互学习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

岁月无声，但岁月有痕。我们从一片海洋中看不到一滴水的力量，但一片海洋一定是无数滴水汇聚而成的。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们无法说在这三十年里具体的点点滴滴，但山川大地上的变化却是无处不在。

有人说闽宁协作到底是什么？是移民搬迁？是《山海情》？是菌菇种植？是人员交流？还是所有我们能想到的一切。所有的这些，都是闽宁协作，但更多的，它是一种精神，是团结的力量，是时代的主旋律，是山海相依，手足相亲……

时代的发展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、一个群体、一个地区、一片土地的发展，而是时代发展中所有人的发展。闽宁协作的意义，就是推进了时代发展，给予了地区发展机会和共同促进的活力，而这种促进和活力，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各种可能性。身处其中的我们，是奋斗者，也是受益者。

六只长脚鹬的竞速时刻



张天兵 摄

和秦腔有关的记忆

田丰芳

电视剧《主角》热播时，我开着电视，有时瞟几眼。遇到演员们在舞台上演戏的部分，我会坐下来看一会儿，觉得那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场面，剧中出现的秦腔唱段勾起了我久远的回忆。

小时候，县城除了电影院、文化馆、灯光球场，还有个重要的娱乐场所就是秦腔剧团。父亲喜欢听秦腔，好像还会拉二胡，我记得我在院子放杂物的小房子里见过一把落满灰尘的二胡。爷爷有时候来城里，必会去听秦腔的，我陪他老人家去过两次。

县城小，剧团里也有熟人。有一次，熟人带我和妹妹去看他们排练。我和妹妹坐在台下，看演员们穿着平时的衣服，在台上走步、唱词，坐在台下的导演时不时叫停说几句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剧中有个狗叫的场景，一个男演员坐在桌子边汪汪汪叫了几声，我和妹妹在台下笑得不行。我看过他们排练《屠夫状元》《卷席筒》，应该还有别的，只是记不得了。

我们也看过正式演出，虽然年纪小，还是看得津津有味。大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喜欢看戏了吧，模模糊糊知道了老生、武生、青衣、花旦。当然最喜欢武生和花旦，扮相年轻漂亮。我家巷子东头就住着县城剧团的老生名角，这位名角是我小学同学的妈妈。同学的哥哥也是剧团的，唱的是武生。我看过他妈妈和哥哥在同一个剧里演戏，我就只记住他哥哥的扮相了，是类似《三岔口》里任堂惠的装扮，那是很英俊且干净利落的。后来在巷子里碰见这位武生，倒也是有点清秀的，只是和舞台上比是差得远了。我这位同学小时候很调皮，和他小学同班时，他在学校不知怎么了被父母收拾，便疑心是我告状，上学后冲过来就捣了我一拳。十几年后，我在乡镇银行工作，有个税务局的小伙子来柜台办业务，一直瞅着我，我回瞪了他一眼。他说，我是郭XX呀。我还是瞪着他，好像不认识。他有点无奈地说：郭小三。“嘿！”我跳起来，“你打我那拳我还没还呢！”

最后一次看秦腔好像是上高中了。记得当时好像是配合某个宣传活动，剧团排练了一出现代戏。这个剧里，郭小三的妈妈和哥哥都出演了。具体情节忘记了，只清楚地记得两个场景，全场演员用肢体控制表现电影画面中的那种慢镜头，飞起的腿脚，慢慢踢过去，慢慢倒下去，旁边的人慢慢地惊呼，全场掌声不断。另一个场面就是一位母亲在风雪中奔走，踉踉跄跄，唱腔高亢悲愤，引得全场掌声雷动。

这大概是县秦腔剧团最后的辉煌了。

《主角》的热播，也算是又一次带热了传统戏曲，网上出现很多视频，挖出来秦腔名角的“卧鱼”视频，以及其他的经典片段。所以我对于戏曲衰落的说法，总觉得不必如此悲观。据说中国人有几样爱好，到了一定年龄就血脉觉醒了，其中四大经典标配就是喝茶、听戏、练字、养花种菜。

让咱们慢慢等吧，有一天，喝着茶、听着戏、写着字儿，空了拾掇下阳台上或者小院里的花花菜菜，真心感谢老祖宗传下来的美好生活的最佳模本吧。

胡麻（外二则）

王慧琴

清晨，着一身蓝雨衣，阳光下舞着水袖，水盈盈的蓝，和天空媲美。

夏风中，恣意的笑声，能摇落山间的野花，像极了大西北的女子。

午后，低眉颔首，一副含笑的模样。

黄昏里，一颗慈悯的心，挤出金色的乳汁，滋养着黄土地上的一代代子民。

豌豆花

童年的那片豌豆花，一直在故乡的枝头上摇曳。

白的，粉的，紫的，缤纷的花语在风中缱绻。

几个顽皮的孩童，春水般的眸子，傻傻地看着蝴蝶在豌豆花丛翩翩起舞。

满心期待第一枚青翠结上枝蔓。当怯怯的小手摘下时，心中忐忑与欣喜，如同受惊的小鹿乱撞。

终于尝到了第一口脆甜，在舌尖上跳着芭蕾，喂养了喉咙里迫不及待的馋虫。

然后，躺在草地上，看云在山边娉婷，风在地上扬起裙裾。我做着“庄周梦蝶”的豆蔻梦。

那片花海，如一泓剔透的率真，是我美丽的乡愁。

油菜花

沐浴在春的原野上。

油菜花开了，黄灿灿的像极了一片金黄色的花海，配着如水的天空作背景，仿若天地秀出的一笔写意，明澈而诗意。

面对眼前铺天盖地的金黄，多想裁下一块做一件春衫。摘一枝桃花挽起三千青丝，眉间春色娉婷，此时此刻，我只需轻轻张开双臂，就将整个春天拥入怀中。

庄公尚在梦里沉醉，蝴蝶翩翩起舞。

油菜花在春天里摇曳，宛如窈窕的女子，恣意在春风里，洒下一串金色的笑语。

不经意间，沿着春风的意向，就明媚了春光，点亮了我少年的梦境。

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

那年，那景，那人，一个个笑靥如花的脸，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原来，故乡的风景，一直都未走远。

雨后放晴有感

马磊

骤雨初收四宇开，
山河流彩扫尘埃。
碧空一点飞鸥鹭，
翠色半帘浮湿苔。
柳卷虹桥前浦立，
风磨玉镜浅云来。
乾坤浣涤新晴舞，
登眺犹看锦绣堆。

青铜峡黄河大峡谷

余秀玲

青峰塔影大河收，
塞上长龙气壮喉。
一跃昆仑穿九域，
千磨砥石向东流。



丁香初绽 闫馥芳 摄